



呂后本紀第九

索隱曰呂人后本以少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

呂后本紀

本紀合依班氏分爲二紀焉

史記九

呂太后

徐廣曰呂太后元年追謚曰呂宣王

祖微時妃也

呂太后者

漢晉音義曰諱雉

生孝惠帝

女魯元太后及高祖

為漢王得定陶戚姬

如詩曰戚姬音怡黎夏之總稱也漢宮曰姬妾

日漢秩保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秋二石位次姬好下在七

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曰怡非也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

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姓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

不棄也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

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

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

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索隱曰幾音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

太子戰謂張良叔孫通等令太子得毋廢呂后爲人○劉劭佐高

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爲將長兄周呂侯

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死事封其子呂台爲酈侯徐廣曰酈

諡令武侯廷諡曰悼武王

日鄭... 音胎... 子產為交侯徐廣曰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徐廣曰惠

高祖八年卒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

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

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

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

夫人及其子趙王西令永巷囚戚夫人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姜

為掖庭索隱曰永巷別宮名有長巷故名之也後而召趙王使

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廷王年少竊

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

奉詔呂后大怒乃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

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

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

趙王少不能乘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醢飲之應劭曰醢鳥食

呂后

中飲之徐廣曰舉明孝惠還言舉明者將明之時趙王已死於是迺徙在

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索隱曰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獄中命曰人甌居數日迺

召孝惠帝觀人甌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

能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

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

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

家人之禮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

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音舉之也齊

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

憂齊丙史士徐廣曰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

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二女曰公主魯元公主

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嘗我之此

音徒溫反按主是謂里克妻即優施之語事見國語孟嘗且也

且皆我物我教汝婦事夫之道此即婦人稱主之意耳以音

且皆我物我教汝婦事夫之道此即婦人稱主之意耳以音

且皆我物我教汝婦事夫之道此即婦人稱主之意耳以音

反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酒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郊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漢宮闕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皇甫諡曰帝以秦始皇三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中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必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乃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駟案漢書去葬安陵皇諡曰高三十一大廣表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皇甫諡曰去長陵十甲去長安北三十五里云云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

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血盟又云或作坤又音丁譯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庭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主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也傳曰大戴禮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辟陽侯信都之縣名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斬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徐廣曰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索隱曰虛音墟琅邪縣也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

定侯徐廣曰少府延為梧侯谷廣曰姓陽成也延以乃封呂種為

布侯徐廣曰呂平為欒柳侯徐廣曰呂長姊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

為高祖野將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韋昭曰

陳留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索隱曰後下文更名義

唯云名引蓋史省文也子軫為軹侯索隱曰韋昭云子武為壺

關侯太后風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

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徐廣曰釋為胡陵侯續康侯

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

王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韋昭曰四年

封呂類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索隱曰呂更始為贅其侯徐

凡表云呂右弟也呂更始為贅其侯徐廣曰呂更始為贅其侯徐

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徐廣曰王徐廣曰宣平侯文為孝惠皇后

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耳為太子孝惠

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廼出言曰右安能

殺吾母而名我我木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怨其為亂西

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

徐廣曰一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權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

以事其上權吹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廼失徐廣曰亂不

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頓首言皇太后

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群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

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

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

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

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

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

罪過曰呂氏安得于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

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

趙王緘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強授我妃我妃
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弃國
自中野兮蒼天舉直一作與孫廣曰舉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
而鐵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
禮葬之長安氏家次巳丑日食書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
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
國為帝大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昌曰齊川太
后女弟呂類○去聲曰齊昭立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
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迺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
其心梁王怵之徙王胡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
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
人耽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
聞之以為王用婦人弃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
魯王敖賜盜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

守代邊大傅產丞相平等言惑信侯呂祿封胡陵侯蓋號曰

上侯位文第一一本海曰史大者位有請立為趙王太

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

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太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

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二月中吕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

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

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少年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

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陽之池陽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

張釋為建陵侯張釋受事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

侯呂榮為祝茲侯呂榮為祝茲侯呂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

侯呂榮為祝茲侯呂榮為祝茲侯呂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

侯呂榮為祝茲侯呂榮為祝茲侯呂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

侯呂榮為祝茲侯呂榮為祝茲侯呂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

侯呂榮為祝茲侯呂榮為祝茲侯呂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

侯呂榮為祝茲侯呂榮為祝茲侯呂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

大臣忠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母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
詔賜諸侯王各千金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諸
多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
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后呂后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審食
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
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
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遇陰令人告其兄齊
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
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及舉兵欲
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耶王兵并將之而西詣在齊
王詣中齊王迺遣諸侯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
詠悼惠王藍若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
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系隱曰七音如字此
是王友趙王候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威亂

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卑不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
又擅自專官聚兵嚴威劫列侯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
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其失聞之相國呂產等乃遣穎陰侯灌
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誅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
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
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人間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
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灌絳之矣朱虛侯等外畏齊禁兵又恐灌嬰
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系隱曰前鄰音以欲
云能疑類也中事長尾中多疑又說文云猶猶各多疑故也
按孤性亦多疑渡水而懸水聲故去孤挑也今解諸引老于與
猶于冬多疑猶于若畏四隣故以為猶與且疑也此云猶
四鄰者也灌嬰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
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孫人主產各將兵居
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
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有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

平謀使人劫郵商令其子寄往約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索隱曰吳楚齊淮南周勃代常山呂氏立三王○索隱曰王通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天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過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寄時與出遊獵過其姓呂頌頌人怒曰若為將而奔軍呂氏今無處矣○索隱曰無處所也為○見詳前泗水出珠王寶嬰即殿堂下曰母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曰平陽侯當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呂產恐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往見丞相大尉太尉欲入軍不得

入襄平侯通尚符節

徐廣曰始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王也今符節令○索隱曰張晏云紀信子又晉灼云信

太尉北軍

太尉復令郵寄與客劉揭○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

先說呂祿曰

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徐廣曰酈兄

兵授太尉

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

禮軍中皆左禮

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

尉遂將北軍

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

平乃召朱虛侯

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

毋入相國產殿門

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

殿門弗得入

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

諸呂未敢言誅之

徐廣曰說一作公卿案韋昭曰說猶公也○

又解者云

說通說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

大尉手卒千餘人

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餽時遂擊產產走

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關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則中日百

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

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大尉大尉起拜賀朱虛侯

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

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顏使人誅燕王口通而廢

魯王假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齊川王王梁立

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今罷兵

灌嬰兵亦罷棠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

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

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

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

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

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駒鈞惡

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迺曰

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實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

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

官去中後轉為光祿勳者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

在宮中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大尉大尉起拜賀朱虛侯

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

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顏使人誅燕王口通而廢

魯王假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齊川王王梁立

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今罷兵

灌嬰兵亦罷棠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

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

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

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

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

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駒鈞惡

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迺曰

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實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

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

再反然後乘六乘傳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九月也時律

大臣皆往謁奉天子壘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群臣固

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

陰交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摩左右執

戟者招兵罷去餘護作有數人不肯去兵官者令張澤諭告亦去

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奉也曰律口敢論乘輿服御物天

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秦

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

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西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持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蓋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曰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替作福威志懷安忍性狹猜疑置鳩齊悼殘疑戚姬孝惠崩殞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夫下示私大臣趙醢支孽其吏禍盈斯驗蒼狗為書

呂后本紀第九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文皇帝漢書音義曰諱桓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輪

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大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

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

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

左右郎中令張敖等張敖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書

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

新使血京師公羊傳曰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

疾母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索隱曰東觀漢記宋昌傳宋

義孫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

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

封王子弟地大牙相制索隱曰言封子弟境土交授若此所謂

磐石之宗也索隱曰言其固難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

此所謂

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
諸呂為二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索隱曰即
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
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失虛東
平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
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
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
大橫○應劭曰以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
帝也○先其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無思不○服庚更也○言去諸侯而○李
君之○基業也○帝亦○德更○言以○諸侯○更宗○位也○蘇也○所以抽出○吉
凶之○情也○卦便○云歸○兆辭○也音○音背○漢妻○曰蓋○算鏡○去五○帝宮○天下○代
三王○家天○曰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宮猶○公也○謂不○私也
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向王卜人口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
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
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

孝文帝

宋昌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

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三

昌遂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

願請問言也○蘇林曰包音謂言欲向空問變語願師古云問容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

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曰說文遂馳入代邸群臣從

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

揭皆再拜言曰子引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

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列侯頃王后○除廣曰代頃王劉仲○之

王故○追諡為頃王也○如傳曰頃王○后封陰安侯○其為頃王○后也

索隱曰夫亦為頃王也○如傳曰頃王○后封陰安侯○其為頃王○后也

別封陰安侯與漢○利令相會○以為二○人封號○而樂○彥如○傳以○頃王

是代頃王后文帝之伯母也○王降○為郡侯○與琅邪王宗室大臣

故去列侯頃王后章昭曰陰安屬魏郡也

史記

二

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
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
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索隱曰交高帝弟寡人不
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或曰讓
主與東西而西臣位有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丞相平等皆曰臣
受平臣精輸宜乃更回坐亦變即君位之讓也丞相平等皆曰臣
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
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
上代王曰宗室將相臣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
子位群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或曰舊
幸所至必遣靜宮令先察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
于代邸○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鹵簿行六駕皆駕小駕六駕公
中惟京北尹執金吾長安令奉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
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敖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
是夜下詔書曰問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

願將相列侯三室大臣誅之皆伏甘泉朕初即位其赦天下
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或曰漢書云百戶牛酒女子賜牛酒○索隱曰

無天或無子或曰漢書云百戶牛酒酺五日文穎曰漢律三
不為酺或酺之者布德大酺五日也出食為○索隱曰
酺文後趙武靈王者布德大酺五日也孝文皇帝元
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諡高廟石
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大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大尉諸呂
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午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
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遺灌將軍嬰將兵
不善丞相陳平與大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
呂產等大尉身奪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與客劉揭身奪趙
王呂祿印益封大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各
各二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
一千戶金千斤徐廣曰十封典客揭為陽信侯○索隱曰賜金

十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母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以帑朕甚不以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慈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今除此律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廉志言天不降也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發聲也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惑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矣王於朕兄也

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言為不豫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而曰空一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是不取也有司皆因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付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古莫長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肅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言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毋為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

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
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鎮撫諸侯四夷皆合驩乃
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孤疑皆止朕唯中
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
侯元平年奪侯國除○索隱曰韋昭云膠東縣諸從朕六人官皆至
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
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
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
兼為周陽侯齊王舅父馮鈞為清郭侯馮諤為潁陽侯馮諤為潁陽侯
書表馮諤封潁陽侯不封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索隱曰
漢東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
賢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終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

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
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有
公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曰為吏謂以卿大夫
愛見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
無此日食文也一本作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
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
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
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
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
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飾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
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也索隱曰音義曰憫然猶介然也非好非
近其意餘說皆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
衛其罷衛將軍軍大僕見馬遺財足索隱曰遺猶留也財古字

留纒足餘皆以給置傳。○索隱曰：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置，驛也。言置驛者，以傳文受名，乘置者以馬取匹，傳音丁，驛反如傳置也。言置驛者，以傳文受名，乘置者以馬取匹，傳音丁，驛反如傳置也。

急乘一馬。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藉田千畝，為天子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假借為藉也。藉，藉藉也。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黍稷曰盛。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成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無進善者，立於巷下，言之，誹謗之木。應劭曰：橋梁邊，設以書，無進善者，立於巷下，言之，誹謗之木。應劭曰：橋梁邊，設以書，無進善者，立於巷下，言之，誹謗之木。

孝文帝

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之賢良，其除之，民或況。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索隱曰：韋昭云：詛，上說文，亡，毀敗也。謂初伯約共行，祝後相毀謗，中道而止也。

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也。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竹使符，長一尺，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竹使符，長一尺，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

三年十月丁酉，晦，自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或辭不行，丞相朕之所重，其向朕率諸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

以太尉穎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上。為冠帝初幸甘泉。○索隱曰：天子車駕所至，臣以為為饒，伴故曰幸。甘泉宮門在雲陽，一名林光。臣瓚云：甘泉山名林光，秦置。

名文顧氏按郡承宗而征賦住太甘泉水名今按六月帝曰漢

因故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宮名謬爾

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

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

不得居其故陵轅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

五千詣高奴遣丞相穎陰侯灌嬰擊匈奴去發中尉

尉秦許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

見故群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二歲

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

襲祭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

之祁侯賀徐廣曰姓繼以文帝十一年卒蓋曰敬○索隱曰為將軍

軍衆陽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迺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

上誑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

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去來也與居反

惟赦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六年有司

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

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

危宗廟社稷群臣議皆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

勿王群臣請處王蜀嚴道徐廣曰漢書本或作却字或

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索隱曰名衡山王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

朕躬今秋祝之官移過于下應劭曰秋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

德朕其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索隱曰

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

緹縈曰妾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

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天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得

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日

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

異章服以為侈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李詩曰

刑則有肉刑孟康曰黜刺二左右趾合一凡三索隱

韋昭云斷趾點刺之屬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

族類故不易之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

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

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

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

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

附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朔那塞殺北地都尉印徐廣曰姓

單為併侯匈奴所殺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

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

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群臣諫皆不聽皇太后

得自征也帝乃止於是以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

侯赤徐廣曰姓董也為內史彛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

獲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

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

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先

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坐宣室先賢後親也

蠲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

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

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會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索

謂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易終而復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

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

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

學文帝

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謂義曰諱無所諱勿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蒼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明曰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王英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蒼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

元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及冢竹書觀元也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垣平帳日再

神也故改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既

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

生北戶西王母下謂之四荒也封豨豨之內勤勞不處一者之咎皆

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

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番吾不德也夫又結難連兵中

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至今身自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轅於道

賜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轅於道還故轅如結也相如曰結轅還轅○索隱曰御氏與音通又

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

俱棄細過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議注云元元善也又按魏書云

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徐廣曰勉書

將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包惜音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徐廣曰在渭北三輔黃圖棘門在長安

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

山澤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負發倉庾倉曰

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索隱曰郭璞注三倉以振貧民

太庾倉無蓋也胡公名廣後漢大尉作漢官解詁也

得賣爵索隱曰崔浩云富人欲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二年

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嘗欲作臺

徐廣曰露一作臺索隱曰顧氏按召丘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

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着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絺

如渾曰賈誼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

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

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

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

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群臣如袁盎等

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群臣知張武等受賜

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於未央宮

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

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

之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

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

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願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以着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

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曰與發聲也其奚哀悲之有其

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母禁瓦婦嫁女祠祀飲酒食

肉者白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度曰踐躐也謂無斬妻也孟

是書各可與所作漢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車

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嘉嘉之其與丞
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呂嘉等言陛下永思孝
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呂嘉等愚所不及臣
謹議此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考者
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考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
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皆
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皆侍祠諸侯王若光武廟在音殿侍祠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請著之竹帛宣布天
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美
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暴之人使誠哉是
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原原鄉改正股封禪
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索隱述贊曰孝文在代兆遇大橫宋昌具策終族奉迎

孝文帝

讓天下歸誠務興先籍布德偃六除帝前謗政簡刑清
俗靈臺不營法寬張武獄恤緦繁霸陵如故十年頌聲

孝文帝紀第十

孝景皇帝者

孝子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

前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而後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元

年四月七日赦天下乙巳賜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為孝文立

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

何孫係為武陵侯漢書亦作係和親二年春封故相國蕭

詔注同男子二十而得傳小廣川長沙王皆之國隱曰

壬午孝文太后崩並賜相申屠嘉卒八月呂御史大夫開封侯陶

青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

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頭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內史殺禰為

系徐廣曰地理志云帝七年置縣案地理志百官表南陵縣文

反又音丁索隱曰鄉音會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

西方天火漢志無燔陽東宮大殿城室餘廣曰雜一作雜王官

雜王官

吳王儂楚王成趙王遂膠西王西濟南王辟光菑川王

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六西鄉天子為謀是錯遺亥益諭告不止遂

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曹嬰夫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

王軍及楚元王子燕王與謀反者封大將軍曹嬰夫為魏其侯立楚

元王子平陸侯劉禮楚王○索隱曰韋昭云平陸西河也立皇子

端為膠西王子勝為山王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淮陽王餘為

曹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齊王將廬燕王喜皆薨廣曰表云五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為膠東王六

更以弋陽為陽陵復置津關用傳出入

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文帝十二年除關

分持其一出入關合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也

謂之傳○索隱曰傳乃得過冬以趙國為邯鄲郡趙國景帝以

橋五月募徒陽陵子後趙肅侯十五年起壽陵後代因之也渭

文丁卯封長公主子須為隆慮侯徙廣川王為

趙王六年春封中尉趙王六年春封中尉趙王六年春封中尉

侯隴西太守渾邪為平曲侯趙丞相嘉為江陵侯故將軍

布為郿侯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徐廣曰殖七

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

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周亞夫為丞相四月乙巳立

膠東王太后為皇后膠東王太后為皇后膠東王太后為皇后

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徐廣曰

周昌之兄為緇侯政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為安陽侯四月乙

巳赦天下賜爵一級深禁錮地動衡山原都兩電大者赤八寸中

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逐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

夏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子寄為膠東王封四侯文穎曰其相

九月甲戌日食中三艾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

從來降皆封為列侯皇子方乘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

○索隱曰韋昭云張八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

○索隱曰韋昭云張八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

○索隱曰韋昭云張八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

○索隱曰韋昭云張八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

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

日食軍東都門外案三輔黃圖東出北第一門日中四年三

陽置德陽宮故言宮正也京故事太景帝廟為德陽宮大蝗秋救徒

陽陵者中五年夏皇太子榮為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

下賜爵一級天下大吏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中六年二月

信知行幸雍郊見五立四月兩宮四月梁孝主城陽共王攸南王

齊不識為濟陰王梁公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

為將依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 案漢書百官表曰 長信詹事

長信詹事 長信詹事

周亞夫死以御史

日食軍東都門外

陽置德陽宮

陽陵者中五年夏

下賜爵一級天下大

信知行幸雍郊見五

齊不識為濟陰王

為將依大匠主爵

長信詹事

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

日食軍東都門外案三輔黃圖東出北第一門日中四年三

陽置德陽宮故言宮正也京故事太景帝廟為德陽宮大蝗秋救徒

陽陵者中五年夏皇太子榮為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

下賜爵一級天下大吏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中六年二月

信知行幸雍郊見五立四月兩宮四月梁孝主城陽共王攸南王

齊不識為濟陰王梁公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

為將依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 案漢書百官表曰 長信詹事

長信詹事 長信詹事

天庭中索隱曰天庭即龍星右角也按石氏正月甲寅皇太子

冠甲子孝景皇帝崩皇補益曰帝以孝惠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

民為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

位是為孝武皇帝綱案漢書云二月癸酉帝葬陽陵皇南諡曰陽

三月封皇太后弟蚡蘇林曰蚡音臆鼠○索隱曰蚡音扶蚡反接

而寡更嫁長陵曰氏生蚡及勝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置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

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

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索隱曰主父偃

子弟於時是諸侯駱得份安也其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索隱述贊曰景帝即位因脩靜默勉人於農率下以德制度斯

創禮法可則一朝吳楚乍起凶憲提局成豐拒輪致惑晁錯雖

誅梁城未克條侯出將追奔逐北坐見島削立翦卒賊如何大

尉後卒下獄惜哉明君斯功不錄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武本紀第十二綱案太史公自序曰作今本紀又作本紀

也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褚先生名喜○索隱曰褚先生

其子之壽也又張晏云褚先生穎川人仕元成間○索隱曰褚先生

傳褚少孫梁州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五刑事大儒王

式故号為先生續太史公書所季緒亦以為然

孝武皇帝者綱案漢書音孝景中子也索隱曰景十三王傳曠

有八人則帝第九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

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膠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

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

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也六十餘歲矣徐廣曰

歲在天下又安薦紳之屬○索隱曰薦音階指也言擬於

良趙縮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

云明堂在長安城門外杜門之西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

本就會寶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縮等姦利事餘

誘忘餘廣口一古亮人誘忘也○索隱曰泰山陽縣名姓謬名奏

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索隱曰按樂才微圖云紫微宮北

又太紫宮天皇曜曜貴之所理也泰一佐曰五帝○索隱曰河圖

斷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徐廣曰一太

其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

神三○大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忌泰一壇上如其

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舊帝用一泉破

鏡○孟康曰泰馬名食母破鏡名食父黃帝欲知其類使百物祠

賜○五言○五日○為身○食之○具羊用羊祠○服也○馬行用○青牡馬泰

一阜山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書音義

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

白鹿以其皮為幣○索隱曰泰食貨志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續

幣○方尺直以發瑞應造白金焉○索隱曰食貨志其明年郊雍獲

一角獸者鹿然○韋昭曰楚人謂麋為鹿○索隱曰鹿音安交反

也○楚人謂麋為鹿○又周書王○曾去鹿者若鹿爾雅云麋大鹿有司曰

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

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恩符應合于天地○晉灼曰符瑞也贊曰

獻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自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

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臯濂天子封其弟於臯定以續先

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

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齊懷王閔之母也駟案

容實性燥候○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寵鬼之貌

去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

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

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駟案漢書音義曰如火勝駕車辟惡

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

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

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其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

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

人掌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也○索隱曰服虔

丈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立脩莖之

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立脩莖之

仙掌承露是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在湖縣草澤曰

湖縣名屬京兆後屬引農昔黃帝採首陽山銅鑄鼎於巫醫無所

不致至不愈游水發根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甚疎巫醫無所

師古以游水姓發根名蓋或因水為姓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

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韋昭曰神君言曰天

子母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且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

宮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

其音與人言等時云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書言常

以夜天子被然後入黎自被除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

欲者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文置壽宮北宮張羽旌設供具以

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或云策書之法也

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母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黃龍

年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

云徐廣曰案諸紀元光後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

郊而右土母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韋昭曰談司馬遷之

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非外孫楊惲所稱○索隱曰

太史公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公名當起於此故如淳云

是也而桓譚新論以為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朝為平定因

下親祀右土右土宜於澤中園立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且已祠

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右土祠汾陰脍上徐廣

四年時也駟案蘇林曰唯音誰如淳曰河之東岸特維強長四

晉書如寬舒等議上親

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維陽下詔曰三代邀

絕遠矣難存真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

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晉灼曰遂往之意也○索隱

曰侵尋即浸淫也故晉灼云

禮社之意也小顏云浸淫漸染之義蓋尋淫聲相近也其春樂成

侯徐黃曰姓丁名義後與蒙大俱誅也○索隱曰韋昭云河間上

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服虔曰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

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孟康曰膠母子康王死他姬

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

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

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悅大為人長美言多

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

索隱曰韋昭云羨門高顛以為臣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

廷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

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且恐效文成則方士皆

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

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

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

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闡旗

旗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

君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

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

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韋昭曰言樂大能通天意

在臨淮也高郵和蜚龍鴻漸于般期樂漢書音義曰般水至也

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

侯韋昭曰樂通賜侯甲第甲乙第次故曰第有僮千人乘輿并

車馬韋昭曰樂通賜侯甲第甲乙第次故曰第有僮千人乘輿并

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也孟康曰衛長公主女曰公主主儀此

齊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

道自大主徐廣曰武帝始也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相連屬

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

行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

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

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公大見數月佩六印

飛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服虔曰滿手曰搯而自言

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應劭曰為民祠魏勝后

旁應劭曰魏故魏國見地如鉤狀控視得鼎怪之言吏吏告

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索隱曰鼎刻也怪之言吏吏告

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款詐乃以禮祠

甘泉從行上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王至至中山滄廣曰

山晏温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温故曰有黃雲蓋焉

有薦過上自射之因以祭去至長安徐廣曰上言從行公卿大夫

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

姓育穀今宜豐庶未有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與神

鼎一伏索隱曰師古以伏為伏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

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久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賜

以象三德高音歷也上帝鬼神服虔曰以余祀上遭聖則興遷于

足中不實者名之也也夏商周德衰宋之杜亡暴乃淪伏而不見頌去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鼎鼎及嘉韋昭曰亦鼎也不虞不驚胡考之休索隱曰

德去吳諱也此作真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錯此虞

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

見黃雲之氣合也蓋者獻為符服虔曰雲若獻在車蓋也晉灼

弓乘失也四矢為大獲壇下報祠大饗徐廣曰惟受命而

大獲壇下報祠大饗徐廣曰惟受命而

大獲壇下報祠大饗徐廣曰惟受命而

大獲壇下報祠大饗徐廣曰惟受命而

大獲壇下報祠大饗徐廣曰惟受命而

大獲壇下報祠大饗徐廣曰惟受命而

大獲壇下報祠大饗徐廣曰惟受命而

大獲壇下報祠大饗徐廣曰惟受命而

帝者心知其意也曰高祖受命於白龍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廟藏於帝庭以合明應詔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上雍且郊以雍地也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祠於鬼史區期樂漢書音義曰區本係申區者非勤文志作鬼容區也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已西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筮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大脚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詔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書功字申公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也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後當黃帝之野漢之雅道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

帝

帝得_上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國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乃勸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徐廣曰寒一作寒寒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索隱曰寒門云寒門黃帝所仙之與小鎮云谷牛山之谷口漢時爲縣今呼爲谷谷去甘泉八十里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阪制山在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索隱曰顧師古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顧龍顧拔隨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顧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親去妻子如脫

躡耳乃拜御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

幸甘泉今祠官寬舒等具蒸 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索隱曰鄒氏云按一作借言壇借三壇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

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索隱曰坤位在泰一所用如雍一時

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

牛醴之屬○索隱曰醴進之一曰進謂雜物之具所以加祭也其下四方

地為饒食○索隱曰饒音竹肉友謂饒而祭之群神從者及此

斗云已祠朕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歲在鹿中水而泊之

○索隱曰泊音居器反肉汁也也祭日以生祭月以羊羸特曰特止

○索隱曰泊音居器反肉汁也也祭日以生祭月以羊羸特曰特止

羊若羸止一特也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

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癸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

○索隱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口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月夕

○索隱曰漢儀郊泰一唯皇帝平日日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

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以

武帝

滿壇旁壇旁身效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

一雲陽有司奉瑄玉○索隱曰瑄人六討謂之嘉牲薦饗是夜有美

光又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也北

祥且因此地光城○徐廣曰此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大祝領祀及臘

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以儔泰一以牲○徐廣曰荆

畫幡○如淳曰荆之無子者皆以畫幡之道也儔約曰日月北斗登

龍以象天一二三星為泰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泰一

○曰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太一鋒也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

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所見五利

妻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歸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

見僊人跡縷氏城上有物若雉柱來城上天子親幸縷氏城視跡

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

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

築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

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之樂今

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

禮或曰秦帝使素女亦謂大昊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

必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石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

下二十五弦徐廣曰瑟也及箏篥瑟禮本自此起徐廣曰應劭云武帝

使然命曰瑟甘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武帝

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丘須如

詩曰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

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

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

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蘇林曰當祭廟射其牲以厭不

事射牛現親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

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於是乃今

謂射牛草封禪儀索隱曰見應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

孫卿乃方士之言黃帝以上

嘗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

也九人而頗采儒術以文之君

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

僊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

於是上繼僊霸盡罷諸儒

高山也在類太室韋昭曰

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

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

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

見道故言八神也一日八

陰陽日月星辰主四時之

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

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

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

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

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

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

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

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

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文類

高山有太室少室從官在山下聞若

山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

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

八神文類曰武帝登泰山祭太一并

祭名山於泰壇西南開除八

祭名山於泰壇西南開除八

祭名山於泰壇西南開除八

祭名山於泰壇西南開除八

祭名山於泰壇西南開除八

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

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

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

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

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

中儒若皮弁薦紳射牛行

廣文二尺高九尺其下則

車子侯漢書百官表曰奉

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

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

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

兕旄牛犀象之屬弗用皆

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

封禪還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初

聖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

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

有象景光屑如有望贊曰

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贊曰

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

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

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甘

泰山既無風雨苗而方士

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

至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

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

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有

年其秋有星莠于東井

能公後連坐三望氣下

出如星則德星歲星也

以之則不見見其跡其大類禽獸云羣

口欲見巨公漢書音義曰已忽不見土

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

二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

德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

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

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

都尉掌乘輿車武

上泰山亦有封其

泰山山下隄東北肅然山如祭右土禮

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孟康曰

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

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

封禪還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初

聖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

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祀泰一若

者三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

然服虔曰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

孤寡布帛三匹復博奉高蛇立

稅其赦天下如乙知赦令行所過毋有

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

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禪

史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

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

竭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返

可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

昭曰素分野也後十餘日有星莠于三

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志云

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食頃復入焉有

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

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

星也見則天下洲耀光

皇帝敬拜泰無此知一

玄見天子天子於是幸

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

萬里沙應劭曰方里沈

去於索隱曰按沈白馬

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

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

急故衰耗乃令越巫立

夫其報德星去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

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索隱曰壽

信星昭見士土曰鎮星漢志為得之

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

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

十數是歲早於是天子既出母名乃禱

祠也在東萊過祠泰山鄒展曰泰山自

百餘里蘇林曰在東萊以南濰陽

使二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

越人勇之地人名乃言越人俗信

首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

祝祠安寧堂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

以雞

漢書音義曰持雞用卜如厭卜

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

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氏城

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柱

觀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甘泉則作蜚廉觀使

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書作通書作通天臺於甘泉宮按漢

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索隱曰姚氏案揚雄云甘泉宮李則

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去李奇曰為此作事而有乃下詔

曰甘泉防生芝九莖應劭曰芝草也其葉相連如厚日瑞應救

天下母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

乾封二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蘇林曰天旱欲使封土乾

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徐廣曰

沂春至鳴澤服虔曰鳴澤澤名也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

餘五年文穎曰天柱山號曰南嶽應劭曰嶽山南嶽

山在潯縣南有祠浮江自尋陽出樅陽有樅陽縣過彭蠡祀

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

山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

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索隱曰玉或音肅

風俗通齊潘王臣有公玉帶其後也音語錄及三輔決錄音同

然二姓音肅說文以為從王者畜牧之畜今蕭公王與夾錄音同

爾後漢司徒王祐是其後也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

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索隱曰王帶

馮有樓從西南入各廿道曰崑崙言其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

馮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如帶圖及五年脩封

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

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

上又上泰山有秘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於

武帝

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日祠上帝明堂徐廣曰常五年一脩且每脩封禪其齎饗良曰天

增受皇帝泰元神筮索隱曰按黃帝得寶鼎神筮則太元

者古昔上皇創曆之号故此周而復始又按黃帝得寶鼎神筮則太元

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箕遇之十一月乙酉徐廣曰

祀栢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犧曰山名祠后土臨渤

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冀至殊庭焉漢書音義曰蓬萊庭○索隱

也並通服虔曰蓬萊中仙人殊庭者異也言入仙人異域也上還以栢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

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徐廣曰日黃帝乃治明庭明庭

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

甘泉作諸侯郎勇之乃曰越浴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

於是作建章宮度為作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

二十餘丈索隱曰一輔黃圖太武帝營建章起鳳闕高三十五

文關中記一名別風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曰闕

關之內別風唯嶧是也三輔故事云北有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

園關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關也高堂望曠是也其北治

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

海中神山龜魚之屬魚長二丈廣五尺西岸有石龜二故各長六

尺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與未央殿等去地十二丈乃立

神明臺○索隱曰漢宮闕疏云臺高五十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輦

道相屬焉○索隱曰關中記宮井有井幹臺高五十丈積木為樓

井闕也又崔譔云井以四邊為幹猶築橋之有楹○夏漢改曆以正

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餘廣曰一更印章以五字張曼曰漢

諸卿及守相印文也若丞相印丞相印之印也○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

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韋昭曰姓維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

大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宜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

時犢牢具五色食所勝則祠赤帝以白牲而以木犢馬代駒焉○

隱曰音偶孟康云寓寄龍形於木又姓氏云寓獨五帝用駒行

假也以言做木龍馬一寓非寄寓龍馬形於木也

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犢馬代行過乃

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

五城十二樓○應劭曰崑崙縣圖五城十一以候神人於執期

名地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馬公

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鹿○應劭曰封岐伯令黃帝封

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然○徐廣曰在嶧郡朱靈縣及天子

既令設祠其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

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

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

也故上親禪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徐廣曰天漢二年敗也還

過祭常山今天子所興祠泰山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

年一脩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具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李奇

名也○索隱曰赤星即上靈星祠也靈星龍左角赤故曰赤星五

者太一也三一也具羊也馬行也赤星也凡五並令祠官寬舒領

之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索隱曰五者之外有正皆太祝領之至

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
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王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
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
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怠
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異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
神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徐廣曰惟今人云其事也可知矣皆不信知耳又數本皆無可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各山川而封禪焉八壽宮侍祠神
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
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覽焉至若俎豆瑋弊之詳獻酬之禮
則有司存焉

索隱述贊曰孝武纂極四海承平志尚奢麗尤敬神明壇上開八
道接通五神朝祝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述乘上征勤
公望景傳聲迎年祀日改曆定正疲耗中土事彼邊人
給人無聊生俯觀羸政幾欲齊衡

卷終



